尚書誼略

梓材 馬其昶曰梓材誥康叔戒邦君也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案此篇乃詳舉方伯連帥之職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蔡曰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情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情通矣能通上下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 吕祖謙曰率土皆王臣王言臣則民在其中

汝若恒越曰 戴鈞衡曰越讀如國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此下至篇末皆設爲康叔 馬其昶曰自戒邦君之言

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傳曰厲虐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吴汝綸曰敬讀爲矜勞閔也肆徂猶肆往猶吕刑今往論語皇疏往猶後也厥猶乃也大戴禮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注云歷歷亂也

肆亦見

厥君事戕敗人宥

孫星衍曰見猶效也　永樸案此蓋言姦宄殺人歷亂人且宥之則其臣效之舉凡戕敗人者皆宥之矣上下皆以姑息為倚強暴不勸善良何由安乎此數句意與康誥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同下言鰥寡屬婦合由以容與不敢侮鰥寡同

王啟監

林之奇曰周禮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則監者指諸侯而言啟監猶云立其監

厥亂為民

論衡作厥率化民　王引之曰亂者率之借字為者化之借字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孫星衍曰敬矜鰥通

至于屬婦

傳曰妾婦　孔曰妾屬於人故名屬婦　說文引此經屬作媰曰婦人妊身也　孫星衍曰屬與媰聲之緩急假借字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媰孀　薛季宣曰小爾雅媰妾婦之賤者

合由以容

戴鈞衡曰言皆常用以寬容待之也　大傳鰥寡孤獨乏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

戴鈞衡曰其猶之也　吳汝綸曰釋名教效也效教同義廣雅命道也曷以猶云何由

引養

引恬傳曰長養民長安民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馬其祀日自古王若茲冒下爲文監罔攸辟言責無可諉以上達民隱以下陳天命惟曰若稽田蔡曰治也稽既勤敷菑傳曰已勞力布發之陳師凱曰爾雅田一歲曰菑郭注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王引之曰周禮稍人注引小雅信彼南山維禹敶之毛詩陳作甸云甸治也敶陳通陳修皆治也蔡曰疆畔也畎通水渠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墍堊色孔曰墍亦塗也茨蓋覆也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蔡曰敷菑垣墉樸斲所已爲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以成終孔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段玉裁曰自衛包改斁爲塗正義猶存斁字中論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下引此經今王惟曰馬其祀曰此聞王言以厥邦君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釋文夾音協近

也日爲於通戴鈞衡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戴鈞衡日享指近服丕享合遠近言作使

也見周禮注方竝也亦既用明德蔡日既盡也后式典集吳汝綸日廣雅集安也言

君用常安庶邦丕享王引之日丕猶乃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于先王朱子日此四字爲句十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

先王受命蔡日肆今也和懌和悅之先後勞來之迷迷戜釋文懌也又作斁江聲日下懌當從之

說文斁終也王引之日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已若茲監惟日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馬其昶日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

若是其重也而告於方伯連率乎是責汝若恆越日者

敎康叔戒邦君達民達王之說如此也其達民奈何日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而已其達王奈何日用

懌先王受命而已受命在明德明德在保民保民在懌

寡此天人之機之至捷者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嗚呼文王之受命基此矣　蘇軾日詳考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四篇反覆丁甯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

周書七

尙書證略十六

周書八

召誥 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
史記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
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
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
之中四方入貢道
里均作召誥洛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
五日日月相望已望後六日
二十一日 孔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
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正是一事 王引之曰越猶及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 鄭曰步行也戴
鈞衡曰少儀以散殺升執轡然後步則車行亦謂之
步也 蔣廷錫曰鎬京在今陝西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西安府長安縣南豐在今鄠縣東
傳曰太保
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劉安世曰越若即粤
若發語辭 郭季友

日越若來三月爲句漢律歷志引武成曰越若來三月既成霸古讀皆如此 王引之曰越與若皆及也來至也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越三日戊申傳曰三月五日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曰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孔曰三月七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蔡曰庶殷殷之眾庶也 傳曰治都邑之位越五日甲寅孔曰三月十一日位成若翼日乙卯孔曰十二日也 王引之曰若猶及也左傳病末及死國語及作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言周偏孫星衍曰營謂營域周禮注兆爲壇之營域越三日丁巳孔曰十四日也用牲于郊牛二傳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 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建大社于國中其遺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 漢書郊祀志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

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白虎通以三牲何重功故也下引此經越七日甲子孔曰二十一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曰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　孔曰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林之奇曰召公營洛七日而成位周公繼至十日而丕作周召規模其敏如此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孫星衍曰以同與　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蘇軾曰旅讀庭實旅百之旅　孫星衍曰釋詁旅陳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馬其昶曰誥告庶殷此述周公用書命庶殷之事越自乃御事越語辭自者從也從我御事即所謂庶殷丕作也召公先陳事於王後乃進戒　朱子曰王時在鎬

豈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戴鈞衡曰十字爲句惟王受命無疆惟王引之曰休休喜也亦無疆惟
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意段玉裁
曰集韻柰果也一曰那也柰何字本借用柰字奈俗字唐石經用之不可從天既遐終大邦
殷之命錢彝曰遐終猶言永終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傳曰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茲服厥命吳汝綸曰論語皇疏服執持也厥終智藏
瘝在傳曰其終謂紂也鄭曰瘝病也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
天祖厥亡出執馬其昶曰漢書注夫夫人也猶言彼人此承上言當時賢智隱藏其未及藏而
猶在者皆瘝病彼亦知哀號呼天求去不得永樸案詩箋祖猶至也言至其出亡又被拘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吳汝綸曰懋者貿之借字皋陶謨懋遷大傳作貿言

天改易殷命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天若王引之曰于讀為慈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面讀為勔釋詁勔勉也俞樾曰若順也順卽道也天

若猶言天道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戴鈞衡曰爾雅格懷同訓言天用懷保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

壽耇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漢書孔光傳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

其猶不可以闕焉引此經猶作無遺耇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戴鈞衡曰有讀曰又馬其昶曰二語意蓋指公時公已有明農之志故召公言此嗚

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說文引此經丕作不吳汝綸

曰其猶豈也丕不通今休王不敢後王引之曰不猶毋也蔡曰王當不敢緩於修德用

顧畏于民碞蘇軾曰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說文石部碞磛

嵒也下引此經曰讀與巖同段玉裁曰山部有嵒字云山巖也讀若吟此字與嵒字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嵒音吟正謂嵒同嵒也而品部又有嵒字云多言也引春秋傳次于嵒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嵒逈別王氏應麟乃云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全與說文不符永樸案嵒字由說文磛嵒引申之有險義眞德秀曰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戴鈞衡曰來言他日來也鄭曰自用也朱子曰服事也白虎通王者必卽土中何所以均敎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愼下引此經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旦曰其作大邑

王日禮君前臣名

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吳汝綸曰毖告也傳曰祀于天地

其自時中乂

戴鈞衡曰禮記注中猶成也中乂成治也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傳曰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節其性則道化惟日其行孔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王闓運曰比附介助也馬其昶曰大傳周公將作禮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是作禮樂在營洛之後節性日邁禮樂之化也此勉王留公制作禮樂王敬作所吳汝綸曰禮記注所猶道也不可不敬德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曰相監俱訓爲視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孫星衍曰釋詁艾歷也詩傳艾久也是歷亦爲久我不敢知曰不其延王引之曰其猶之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蔡曰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所可知者

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孫星衍曰惟思也嗣若功王念孫曰若猶其也謂二國王乃初服傳曰言王新即政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孫星衍曰貽本作詒詩箋詒傳也戴鈞衡曰十字爲句此倒文也猶言自貽哲命罔不在厥初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江聲曰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知今我初服馬其昶曰天道遠人道邇故吉凶歷年皆可於初服時知之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吳汝綸曰之猶是也陳櫟曰今作邑而自治土中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初機而疾敬德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蔡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王引之曰亦敢殄戮句用乂民若有功句小爾雅若乃也戴鈞衡曰詩箋亦大也其惟王位

在德元傳曰在德之首◎江聲曰王者體元居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王念孫曰釋詁刑常也越王顯傳曰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王引之曰其猶尚也　蔡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　永僕案立政丕乃俾乂與下茲乃俾亂文同是丕義猶茲也丕若者茲若也猶言斯若　載鈞衡曰此倒文也猶云丕若有夏歷年有殷歷年式勿替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朱子曰以如以某師之以　潛夫論讚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下引此經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鄭曰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　洪頤煊曰讎通疇疇民謂同等之民即所謂齊民　錢大昕曰讎民堯典之黎民百君子堯典之百姓友民者友邦之民即堯典之萬邦也王末有

成命蔡曰終也末王亦顯我非敢勤蔡曰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蔡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林之奇曰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眞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言之諄望之切異時成王爲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陳大獻曰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其基本其慮天下也遠陳樸曰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

公作誥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
凡七言之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周書八

尚書謚略十七

周書九

洛誥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　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　蔡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謂爲子者親之謂明辟者尊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吳汝綸曰如弗敢及者急辭也貫下十字爲句　王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邑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孔曰胤訓繼　蔡曰保保太保　吳汝綸曰大相猶言逹觀呂覽注大通也 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其始爲民明君之治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蔡曰洛師猶云京師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鄭曰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 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蔡曰澗水

東遷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遷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　江聲曰召誥所云得卜止卜王城序云周公往營成周是遷水東周公所卜也故鄭注分言之　汪烜曰殷民遷洛已久今特更營下都以統馭之耳　俞樾曰先卜河朔黎水郎武王顧瞻有河之意不吉改卜瀍澗則舍河而就洛矣郎武王粵瞻伊洛之意　王夫之曰周公允保繼往召公之卜郎如周公之卜言我者統詞也　蔣廷錫曰黎水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成周在洛陽縣東　伻來以圖及獻卜戴鈞衡曰此倒文猶云以圖及卜獻王拜手稽首曰蔡曰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戴鈞衡曰來相宅者順公所在而言猶上伻來順使者所至而言也　白虎通聖人承天而制作下引此經其作周匹休傳曰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馬、其昶曰作周猶言興周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蔡曰視示也　吳汝綸曰詩傳恆偏也我二人共貞馬曰貞當也公其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傳曰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吳澄曰拜手稽首誨言與
後拜手稽首休享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以達於公馬其昶曰公獻圖卜未及納誨王因乞言於公猶云拜
求公誨周公曰王吳汝綸曰王字句絕猶下王曰公也蔡曰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事也肇
稱殷禮王安石曰殷與殷祭之殷同盛也吳汝綸曰此言新邑應行之事非已舉行也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王曰秩序也王引之曰文讀爲紊亂也盤庚釋文紊徐音文予齊百
工伻從王于周王闓運曰齊敕也吳汝綸曰周鎬京也此經言周皆謂鎬言新邑謂洛此言
使百工自周從王來洛也予惟曰庶有事陳櫟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祀皆曰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莊述祖曰記功句絕宗字屬下讀王安
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之類永樸案宗訓如
宗族之宗言宗族亦以功與茲元祀周道親親又周公康叔曹叔聃季皆有大功於國故云然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

戴鈞衡曰釋詁弼重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蔡曰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江聲曰載謂書張衡云多識前代之載大傳教工作學功云悉盡也學效也又云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孫星衍曰漢書注丕奉也言既奉視記功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大傳云序祭祀謂咸秩易犧牲謂下文騂牛馬其禋曰即命者就與祭之臣而命之也惟命者推宗以功作元祀之命而言其意也蓋制祭祀之禮以崇德報功實所以敎忠敎孝故因言祭禮而及於用人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後漢書載爰延引此經曰言慎所與也

其往

傳曰戒其自今已往

無若火始餤餤

王鳴盛曰說文餤火微餤餤也漢書梅福引此經曰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

厥攸灼

劉台拱曰攸當讀如左傳鬱攸從之之攸杜注鬱攸火氣也

敘弗其絕

蔡曰將次第延

蒸不可撲滅　吳汝綸曰其猶之也傳曰言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　馬其昶曰若彝卽下文棐民彝撫事卽篤敘乃正父如予卽罔不若予也此公言在周之官皆可任王宜用舊人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吳汝綸曰以與也公在新邑而言往者據王及在周之官立文也伻嚮卽有僚傳曰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作有功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也有語辭言勉作事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曰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公曰吳汝綸曰此經公曰王曰往往辭義未終以後文足成前簡並非更端乃史官記其丁甯反復之旨他篇如微子康誥多士無逸君奭等皆此例已汝惟冲子惟終蔡曰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　馬其昶曰公以制禮作樂事勖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傳曰奉上之謂享言當敬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顧炎武曰人主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忠姦所謂敬識百辟享也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孟子引此經曰爲其不成享也　魏源曰此大傳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萬國各致其方賄也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曰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　永樸案役志猶云用意乃惟孺子頒說文引此經頒作攽上屬爲句曰分也馬其昶曰言分別百辟之享與不享者朕不暇聽吳汝綸曰暇假通借呂覽注假攝也齊策注聽治也朕教汝于棐民彝傳曰教汝于輔民之常馬其昶曰民彝卽人倫孟子曰教以人倫汝乃是不蘉鄭曰蘉勉也　錢大昕曰釋詁孟勉也釋文蘉莫剛反則蘉卽孟　王引之曰乃猶若也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王夫之曰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也父上聲如圻父農父之父　朱彬曰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彼無不如我者　永樸案書言正人外正少正有正多正正父先正告謂臣僚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傳曰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 孔曰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彼裕我民蔡曰彼謂洛邑也永樸衆裕民道民也言於洛邑治民無遠用戾傳曰言皆來馬其祀曰史記所謂四方入貢道里均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王念孫曰明保勉保也蔡曰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下公也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王鳴盛曰逸周書祭公解公稱丕顯德注稱舉行也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孫星衍曰大傳荅作對荅對聲之緩急詩箋對配也恆徧也和恆猶恆和 蔡曰居師宅其衆惇宗將禮永樸衆宗謂宗族惇宗即惇敘九族之意 王闓運曰將行也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傳曰公明德光于上下 吳汝綸曰光充也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鄭曰稱上曰衡 洪頤煊曰方旁通用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　江聲曰大傳以旁作穆穆爲句釋詁穆穆美也釋文迓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本皆作御天御　馬其昶曰迓衡八字爲句言御天下之衡不迷於文武之所勤教

予沖子夙夜毖祀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　朱子曰無不若是以上所稱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蔡曰成王言我退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

即辟于周命公後　傳曰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　江聲曰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是命公後爲留公之明禋　劉逢祿曰封魯公爲周公主封凡蔣邢茅胙祭爲襄內子人爲王卿士也春秋有宰周公凡伯祭公祭伯祭叔皆周公後　永樸案伯禽封魯在武王時而推廣封域則在此時故魯頌云王曰叔父命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明堂位亦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魯地方七百里

四方迪亂　江聲曰迪進也亂治

也言四方雖進于治未定于宗禮永樸案宗周宗也宗禮者云周禮多士臣我宗亦謂周宗矣汝綸曰是時禮樂未制作據史記伐淮夷踐奄之後始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亦未克敉公功鄭曰敉安也說文引此經云敉撫也吳澄曰猶下文言甯禮記言康迪將其後永樸案將大也言用大公之後魯頌所謂大啟爾宇監我士師工朱子曰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引之曰亂者率之借字率辭也下亂為四方新辟訓同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禮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四聖維之漢書載谷永說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馬其昶曰已句末語助言公為天下所威懷已定予往日矣今宗禮未定毋遽求去蔡曰言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

而悅之册求去以困我漢書兩引此經皆以哉爲我先石甫府君曰周書祭公解作公無困我哉子疑此哉字與下我字誤例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

戴鈞衡曰我惟無斁句其康事公句勿替刑句說文斁懈也易釋文引鄭注康尊也　傳曰公勿去以廢法則

四方其世享周

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蔡曰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鄭曰烈威也　戴鈞衡曰此倒文也猶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民　吳澄曰弘大我事君之恭

孺子來相宅

吳汝綸曰此亦推言後事

其大惇典殷獻民

馬其昶曰國語注典禮也言王來新邑當厚禮殷賢臣之來助祭者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孫星衍曰作周者詩序云受命作周　馬其昶曰恭先孚先皆言祭享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也　永樸案恭共通奉也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孔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篤前人成烈荅其師吳汝
綸曰荅為合之借字左傳既合而來奔以合為荅史記鹽豉千荅之荅以荅為合荅其師合其衆也作周孚
先馬其昶曰宋鄭圖邱賦云翼翼乾乾作邦孚先祧其祖之所自出是子京亦以孚先說祭考朕昭
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孔曰子斥成王蔡曰單殫也永樸案
昭詔逝言成我所詔子之法度乃克盡文王之德伻來毖殷吳汝綸曰大誥勤毖莽誥作勞是毖
為勞也乃命甯予蔡曰命甯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孔曰釋草秬黑黍釋器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芬香調鬯謂之秬鬯傳曰
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家惜抱府君曰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
毖殷甯予自是三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林之奇曰宿與己受
命君言不宿于家之宿同惠篤敘吳汝綸曰惠詞之惟也薛季宣曰惠篤敘以下皆禋祀祝辭無

有遘自疾孔曰遘遇也戴鈞衡曰有通或遘自疾猶言自遘疾萬年厭于乃德
馬曰厭飫也殷乃引考蔡曰殷人亦永壽考也戴鈞衡曰釋詁引長也汪烜曰獨言殷者以
悲殷而言之王伻殷乃承敘萬年蔡曰使殷人承敘萬年吳汝綸曰乃能同義其
永觀朕子懷德蔡曰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蔡曰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是日
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禋傳曰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吳汝綸曰祭歲祈年也月令孟冬之月
祈年于天宗臘先祖注或曰祈年或曰臘互文王命作冊逸祝冊孔曰王命作策者命有司
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惟告周公其後王引之曰其猶之也
蔡曰謂將封伯禽也王賓殺禋咸格蔡曰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
廟故咸至也大傳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

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仮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組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廢于雒誥

王入太室祼 傳曰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傳曰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陳櫟曰前言戊辰而終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七年明七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此倒文也古無年號故但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湨梁明年之類 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周書九

尚書誼略十八

周書十　尚書誼略十九

多士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史記周公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洛邑今西京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哉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　馬其昶曰竹書紀年成王三年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召公如洛度邑周公誥多士于成周遂成東都昭廿三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東都卽成周也多士作于七年而前此三年五年皆有遷殷民之事蔡謂遷殷在前固已然按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是成王卽政之年殷民復叛于是又有遷殷之事竹書八年遷殷民于魯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商奄地廣曰分六族遷魯則其餘民遷洛可知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正此

時事也不爲謬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眾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孫星衍曰聘禮鄭注將猶奉也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孫星衍曰勑同飭詩傳正也永楪棄勑殷猶下云割殷當爲何命終于帝言絕于天也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肆爾多士永楪棄肆陳也告也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曰弋取也顧炎武曰亡國之民號之商多士新朝之主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孫星衍曰釋言允佞也論語何注罔誣罔也孔注固蔽也呂覽注亂惑也言不與佞罔蔽惑之人弼我傳曰故輔佑我我其敢求位王引之曰其猶

罰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吳汝綸曰周書謚法解秉順也朱彬曰爲助也王充耘曰此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惟天明畏江聲曰畏讀曰威我聞曰上帝引逸薛季宣曰引逸引去之也言天去逸德馬其昶曰玉藻鄭注引引卻也卻與嚮反逸泆字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馬以時字絕句孫星衍曰時是也采樸案小爾雅格止也惟帝降止猶詩言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吳澄曰有夏之君若禹若啟若少康皆憂勤不適于逸則上帝眷佑之夏弗克庸帝吳澄曰至桀不能庸上帝之意大淫泆有辭孫星衍曰說文辭訟也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鰥寡有辭于苗左傳臧孫曰無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曰用其賢人治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王念孫曰恤謚通謚慎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傳曰

無敢失天道者罔不配天其澤戴鈞衡曰其猶之也孫星衍曰孟子注澤祿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戴鈞衡曰有讀曰又誕淫厥泆王引之曰厥語助也罔顧于天顯民祗吳汝綸曰民祗猶民病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馬其昶曰八字為句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劉逢祿曰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也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蔡曰靈善也有命曰割殷孫星衍曰齊策注割取也告勑于帝傳曰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戴鈞衡曰禮記注事戎事也古戎事多單言事黃度曰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奚可強留故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釋洪無度爲大無法度其曰者猶度而爲是言也馬其昶曰予其曰者猶度而爲是言也始思爾之無度不欲動移爾邑繼念天既以大戾就于殷邑故陷爾不正予是以遷爾于西肆者故也不正即無度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王引之曰其猶乃也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王引之曰有猶或也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戴鈞衡曰又讀曰有夏迪簡在王庭江聲曰迪進也簡擇也有服在百僚孫星衍曰服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戴鈞衡曰泰策注聽察也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戴鈞衡曰肆今也吳汝綸曰孟子注求取也永樸案廣雅天大也天邑商猶言大國殷大邦殷予惟率肆矜爾王念孫曰率用也左傳杜注肆緩也疏緩縱罪人謂放赦之論衡人君罪惡初閒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下引此經非予

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孔曰來從奄謂攝政三年時也四國管蔡商奄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奄誅最後誅奄即來王鳴盛曰降命謂下令蔣廷錫曰奄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夫之曰遷洛則不爲侯國之民移爾遐逖以就近畿覲鄉者聽政令於千里之外其爲順易也多矣汪烜曰我宗周之宗召誥所謂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永樸案比事臣三字連文猶多方云夾介乂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蔡曰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蔡曰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王引之曰攸猶用也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幹止蔡曰幹事也言各安所事吳汝綸曰止語助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吳汝綸曰釋詁

引賜也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上蔡曰豈特遠竄而已予亦致天
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蔡曰繼者承續安居之謂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蔡曰爾子孫乃興自爾遷
始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曰我乃有敎誨之言段玉裁曰唐石
經或言之閒有誨字與傳合　馬其昶曰王曰又曰四
字爲句史臣記王丁寍之意所謂重言以申明也易釋
文或常也居即繼爾居之居曰是子乃常言爾用居勉
其遷居毋違命也　張九成曰商民不服遷之洛邑使
日見周之仁政日親周之仁人優游涵養以變易其心
觀周公處商民一事非後人所可及　張行成曰周公
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
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慰以勞苦之辭又開以選任
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
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
林之奇曰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
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

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幷之家于諸陵是亦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盡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漢之遷豪傑徒爲强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 爲張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必舉君父大義以爲言故周公之誥多士屢舉成湯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嗚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猶不免於此況後世僭竊人國闇干天位者乎

無逸 序周公作無逸史記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佚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馬其昶曰期其同字詩釋文期本作其春秋邾庶其漢書作期所期無逸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王引之曰依隱也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依者隱也隱猶云苦衷 呂祖謙曰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之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 馬其昶曰乃逸合下句爲義東萊之說最爲得之論衡連上讀非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傳曰乃叛諺不恭孫星衍曰由也喭鄭注子路之行失于吸喭疏引王弼云喭剛强也是吸喭爲恣睢强悍之義誕廣雅云訑也石經作乃憲既延詩傳憲憲猶欣欣則憲亦自喜之意延省文馬其昶曰稼穡之業至長久畔諺誕訑史公之所謂驕奢也否則侮厥父母王引之曰玉篇不詞也經傳或作丕或作否戴鈞衡曰逸周書祭公曰我不則寅哉寅哉孔注不則言則也曰昔之人無聞知史記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周公曰嗚呼

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鄭曰謂太戊也恭在貌敬在心戊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爲政傳曰言大莊述祖曰傳讀嚴恭寅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時中論引作實屬下讀鄭曰舊猶久也爰暨史記作爲與吳汝綸曰玉篇爰爲也爲與小人爲偶于小人也馬曰武丁爲太子

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

作其即位

王引之曰作猶及也作與祖聲近皆訓及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大傳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注闇讀如鶉鵪謂廬也鄭曰諒陰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孔曰釋詁嘉善也靖謀也

至于小大

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

無時或怨

吳汝綸曰時是也之是通訓或有也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逃亡民閒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蔡曰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孫星衍曰呂氏春秋後漢書郅惲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己之事書傳史記或作祖庚馬鄭所本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為祖甲亦

同馬鄭錢彝曰惟讀曰爲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王引之曰厥猶之也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曰過樂之謂耽之論衡中論皆作是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曰言逸樂之損壽漢書載杜欽引此經曰言失欲之害生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胡寅曰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情欲惟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　蔡曰抑畏者無逸之本文王卑服馬其昶曰卑如卑以自牧之卑呂覽注服退也即康功田功孫星衍曰說文有康字云屋康㝩也

卑服同康服為居室也康功田功蓋稼穡之事徽柔懿恭蔡曰徽懿皆美也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永僕案懷保皆安也漢石經鮮作于朱惟日詩箋齊魯之閒鮮聲近斯斯于皆鮮也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未有德厚吏良而民胙者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孔曰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遑猶暇也重言之用咸和萬民江聲曰咸徧也左傳小惠未徧國語作小賜未咸蔡曰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頃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孔曰釋詁云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國語正作政後漢書注供作共王引之曰以猶與也共奉也言惟政是奉下以萬民惟正之供訓同文王受命惟中身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孔曰觀如春秋隱公觀魚莊公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永樸案周禮天官序官囿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游謂上木田謂田獵　蔡曰上言游田不言觀逸以大包小也言庶邦不言萬民以遠見近也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末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無皇曰 吳汝綸曰楚辭注皇皇惶遑貌　廣雅惶惶劇也皇惶同字劇遑同字無皇曰無遑曰也　永樸案下皇自敬德句鄭說皇爲暇字有相反爲義者　皇訓暇亦可訓遑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戴鈞衡曰訓讀曰順言下非民所順上非天所順也

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王引之曰猶由通由用也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朱駿聲曰或有也　傳曰譸張誑也幻惑也王樹枏曰爲僞通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王引之曰厥猶之也　吳

汝綸曰聽察也訓順同字順從也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朱彬曰正與政通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玉裁曰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也王念孫曰班固幽通賦曹大家注違恨孔曰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孫星衍曰釋詁迪作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王曰況滋益用敬德漢石經皇作兄江聲曰兄古況字吳汝綸曰此皇字亦當訓遑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曰不寬綏其心馬其昶曰辟如大學而辟焉之辟不永念厥辟則多愆不寬綽厥心則含怒亂罰無罪殺無

辜吳汝綸曰亂與率同率用也與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曰天下同怨雠之叢聚于其身 吳汝綸曰是實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蔡曰成王初政周公作是書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 張栻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 呂祖謙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王應麟曰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競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永樸索夏之民曰時日曷喪商之民曰天曷不降威民之口其可防乎周公告嗣王首言知小人之依篇末論小人之怨詈但欲嗣王之省愆而深以罰無罪殺無辜爲戒然則御民之道舍敬德更無他術刑驅勢迫祗速禍耳召誥以疾敬德誠小民爲祈天永命

之本與此向意

周書十一

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

君奭

說周公作君奭　史記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召公於是乃說　程子曰周公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不說者不安于保也　蔡曰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畱之爾　家惜抱府君曰古者七十臣致仕召公意謂治天下安國家周公當之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謬於義者是以悵然不說于居職　馬其昶曰論衡言召公年百八十歲康王初召公爲太保計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卽使召公終於康王末年然當成王之初其齒已過百二三十歲矣觀周公屢言天壽平格及尚迪有祿云云則是召公自以篤老告歸無疑周書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以叛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當攝政之時周召睦如此然則燕世家所云殆非事實　亦樸案荀子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注持扶與

也據此則序所云召公不說必非有所不說于周公矣況此篇大序在多士無逸之後其時周公致政成王已久又安得謂作於當國踐祚之時乎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孫星衍曰孚付通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曰時我蔡曰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馬其昶曰天命修短周召皆以自任下文言曰在時二人蓋卽承此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蔡曰我亦不敢苟安天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戴鈞衡曰越我民合上爲句篇末用閔于天越民民卽承此此句言之罔尤違惟人吳汝綸曰說文訧罪也斁戾也尤訧同字違斁同字此五字爲句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馬其昶曰我後嗣子孫斥管蔡朱彬曰上下卽上文天與民遏佚前人

光孫星衍曰遏止也佚同失在家馬其昶曰在家二字爲句猶誥言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也大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孫星衍曰經常也歷久也傳曰恭奉其明德段玉裁曰恭當作共馬其昶曰此述三監之叛不知天命不可移易自取滅亡益傷管蔡之失道而其音有哀焉意謂國家多難召公固未可去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吳汝綸曰儀禮注正善也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馬本道作迪王引之曰道惟猶迪惟皆語辭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戴鈞衡曰韓詩傳庸易也庸釋言易舍蔡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難諶此又申言天固不可信然在我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馬其昶曰此公言平武庚之亂非己之力由先世功德所致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曾國藩曰說文格木長貌木長則有相校

之義格于皇謂交孚于天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
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
時為之號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
王家鄭曰伊陟伊尹之子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傳曰賢咸子巫氏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馬其昶曰陳列也陳猶言有列有位有保
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韓愈曰陟昇也謂昇天也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
葉夢得曰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
則商實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永樸案墨子經上實榮也淮南注實美也馬其昶曰純佑猶賢
佐商之為言章也顯也賁晉之商賁即顯賁天命既彌則能章顯衆美此承殷禮陟配天言之百姓王
人江聲曰百姓百官異姓之臣王人王族同姓之臣罔不秉德明恤吳汝綸曰明恤勉慎

也小臣屏侯甸 戴鈞衡曰周禮疏引國語服注屏猶并也 矧咸奔走 馬其昶曰矧制之也 乃惟茲惟德稱 傳曰惟有德者舉 用乂厥辟 孫星衍曰乂同艾釋詁艾相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 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馬其昶曰嗣繼也威惡也繼天滅惡言殷革夏命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孫星衍曰晉語注固定也 厥亂明我新造邦 戴鈞衡曰亂讀曰率用也爾雅明成也 公曰君奭

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 緇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爲割申勸甯王之德割之言蓋也 吳汝綸曰廣雅勸助也 夏僎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猶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 其集大命于厥躬 王引之曰其猶乃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吳汝綸曰說文尚曾也淮南注修大也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曰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天
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大傳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曰言雖聖人亦須良佐蔡曰夏
氏云若此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導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蔡曰言文
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
王迪見冒冒馬作勖曰勉也王引之曰懋勖冒三字通昭讀如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武
王耳迪用也見猶顯也言用知天威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下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丕冒言大
懋勉也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
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林之奇曰死者稱不祿四人尚及武王之世故云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傳曰謂誅紂孫星衍曰咸滅通釋詁殺滅也

劉克也殺也說文鎦殺也鎦卽劉字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王引
之曰丕猶乃也傳曰盡舉行其德林之奇曰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傅說文武之世不
及太公今周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家惜抱府君曰小子周公自稱　吳汝綸曰禮記注
同之言侗也同卽顧命在後之侗釋名未昧也丞樸案上文云在今予小子旦又云今在予小子旦公固以
小子自稱在位誕無我責收朱彬曰七字爲句俞樾曰易井收注井功大成是收有成義
責收成也責罔勖不及呂祖謙曰罔勉所不逮耇造德不降鄭曰耇老也造成也
戴鈞衡曰左傳六卿三族降聽政也注降和同也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鄭曰鳴鳥謂鳳陳喬樅曰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序云召康公戒
成王也箋云時因鳳凰至故以喻焉尚書中候摘雒戒云周公卽攝七年鸞鳳見然則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

也 馬其昶曰此公舉當時休瑞歸之召公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江聲曰肆
今也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 王引之曰方言猷裕道也戴鈞衡曰我字上屬爲句以猶使也 公曰前人敷乃
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戴鈞衡曰敷乃心之乃猶其也蘇軾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
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位三公爲民極 曰汝明勖偶王在亶
孫星衍曰偶同耦廣雅耦侑也亶誠也 乘茲大命 莊述祖曰乘承通戴鈞衡曰漢書注乘守也
吳汝綸曰茲大命即上所述武王顧命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江聲曰惟文王
德丕承句言惟文王之德是丕承之任大責重無竟之憂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 馬其
昶曰朕允保奭四字爲句允謂允其去也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江聲
曰以猶與也否讀易否卦之否 肆念我天威 戴鈞衡曰詩傳肆長也馬其昶曰汝其監殷之喪

而長念我天威自無可去之義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朱子曰二人周公自謂己與召公馬其昶曰左傳不克襄事注襄成也言兩人相與有成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蔡曰汝問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馬其昶曰此進其平日相勉之言以慰留其去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蔡曰戡勝也戡堪通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吳汝綸曰釋詁在終也永樸案丕猶乃也乃時猶云其時王樵曰爲相者不惟以一身才能事其君必以眾人之才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爲如是而去夫復何憾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蔡曰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馬其昶曰至于今日休正公留召公之日也周公營洛成王親政四方民大和會乃周道休盛之時故召誥一再曰令休洛誥一再曰敬天之休據此可以推知君奭之篇必作于周公留洛之後矣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戴鈞衡曰詩箋咸同也周

語成德之終也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蔡曰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家惜抱府君曰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在東尚有未從化者多方所以作也經言海隅出日義在于此

王引之曰釋詁俾從也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江聲曰惠讀為慧不惠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吳汝綸曰惟乃知句與多士惟爾知文同馬其昶曰成王聽政之初猶賴保傳之教民德兼上下言祗若茲傳曰當敬順我此言往敬用治

林之奇曰周公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君之憂勤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錢時曰篇首言念天威越我民篇末復言閔天越民周公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去留周公聖人也而倚賴同列如此然則後世怙寵蔽賢者可以監矣呂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欲退周公遂力留之及既踰非留於一

時終相成王日相康王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黃度曰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爲殷周盛王伊周之力也當成王初即政春秋鼎盛四方乂安若使秉德不固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誥保惠求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彿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潛消冥化之者多矣周之業文作之武述之而祈天永命尤在成王之持守周公之留豈不重於去乎 蓋鼎日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亟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亟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憂之深留之切言之詳

周書十二

周書十三　　尚書誼略二十二

多方　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孔曰按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馬其昶曰竹書成王五年遷其君蒲姑誤當從史記在歸政後若其君既遷無緣復叛書序將蒲姑亦在成王政後多方前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　永樸案多士篇亦先言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而後言王若曰皆以還政後嫌為成王辭故也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王夫之曰殷侯

追謂武庚也江聲曰說文尹治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蔡曰圖謀也言商奄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戴鈞衡曰言猶念也戚言謂憂念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蔡曰勸勉也迪道也乃爾攸聞馬曰攸所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曰麗施也孔曰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狎于內亂吳汝綸曰薛綜東京賦注崇猶興也因狎連文成義史記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是其事也不克靈承于旅傳曰不能善奉于人衆翰曰孟子邱民為重即此義馬圖罔丕惟進之恭孫星衍曰丕不通史記呂不韋傳進用不饒索隱進財也漢書高帝紀蕭何主進注進字本作賮恭共通釋詁具也洪舒于民薛季宣書古文訓舒作荼曰大為民荼毒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荼通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說文叨作饕云貪也重文作叨懫作壓云忿戾也讀若摯孫星衍曰欽厥通釋詁與也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劉逢祿曰純一也專也言天命不于常永樸案此倒文不畀純猶曰不純畀呂覽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此意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戴鈞衡曰以猶使也馬其昶曰義儀同字詩傳儀匹也周禮注儀多也義民猶言庶民黎民齊民不克永于多享吳汝綸曰漢書注多厚也廣雅享養也言不克永有厚養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孫星衍曰恭同共恭多士謂共職多士明通孟孟勉也乃胥惟虐于民戴鈞衡曰惟讀曰爲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蔡曰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孫星衍曰簡同閒釋詁閒代也簡代複語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傳曰湯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

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吳汝綸曰言殺之生之皆用命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陳大猷曰新安王氏以嗚呼屬上文讀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孫星衍曰荀子注屑雜碎眾多之貌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蔡曰集萃也呂祖謙曰享乃享國之享永樸案不集集于享與梓材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正相反天降時喪有邦間之傳曰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孔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蔡曰蠲潔也馬曰烝升也江聲曰猶云腥聞在上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程子曰六德知

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中論引此經曰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鄭曰夏之言暇天覩紂能改故待暇其終

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　孫星衍曰假與夏通大傳云夏者假也又與暇通方言云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暇詩武疏引此經作天維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　吳汝綸曰須暇猶寬假也　永樸案呂覽注之其也又孟子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載師注之引作其　馬其昶曰史記武王九年東觀兵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卽天惟五年須暇之說越絕書亦言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一旦會于孟津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見賢臣已亡乃興師伐紂按武王立九年觀兵至十三年滅商實五年此武王須暇紂五年冀其改過所以為知天命也其知之桀何亦以人之存亡為天命之去就而已汲冢書言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劉歆及朱子皆定為十三年滅商史記從書序作十一年按洪範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當即是滅商之年尙未改元故曰十一有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是克商後改元之證若十年滅商又二年訪于箕子當稱二年不當稱十有三祀矣宋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劉歆以爲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俱以武王訪範爲在箕子釋囚未封朝鮮之前與本紀不合李樗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鄭曰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孫星衍曰壘子夜中十日雨土雨肉九鼎遷止鬼宵吟女爲男之類開厥顧天傳曰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吳汝綸曰顧如顧畏顧忌之顧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戴鈞衡曰教猶告也用以休也休者赤烏白魚之類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江聲曰尹治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孫星衍曰忱信也裕道也謂以誠信道之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永樸案夾介乂三字連文成義皆謂助也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孔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戴鈞衡曰熙悅也堯典庶績咸熙膠東令王碑作咸熙喜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孫星衍曰釋詁迪作也愛者說文㤅惠也釋言惠順也爾乃不大宅天命江聲曰宅讀爲度爾乃屑播天命蔡曰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莊述祖曰忱當作抌馬其祀曰正同政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劉逢祿曰戰憚警之也吳汝綸曰淮南注要取也至于再至于三傳曰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位又叛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戴鈞衡曰有讀爲又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

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家惜抱府君曰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梓材王啟監天下之諸侯也此臣我監畿內之諸侯也呂祖謙曰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蔡曰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馬其昶曰史記周公誅武庚頗收殷餘民以封衛此攝政三年事據尚書大傳祿父之叛奄為首惡公以王命殺祿父遂踐奄至是又叛始遷其君相距正五年逸周書云祿父北奔俘厥殷民遷于九畢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多士篇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亦正謂此于洛者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蔡曰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此蓋殷多士授職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孫星衍曰廣雅臬法也馬其昶曰言爾當和輯奉周家之法吳汝綸曰自作不和句屬上讀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王念孫曰明通孟孟勉也爾尚不忌于凶德馬其昶曰尚庶幾也忌憎惡也凶德謂舊染污俗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孔曰釋訓

云穆穆敬也克閔于乃邑謀介朱駿聲曰閔猶更歷也孫星衍曰釋詁介善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吳汝綸曰詩箋力猶勤也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永樸案介亦大也大介連文成義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孫星衍曰廣雅尚加也服事也僚官也馬其昶曰後漢書申屠剛傳引大傳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是公待殷民政策始終如是所謂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指此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孔釋勸忱爲勸勉信順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吳汝綸曰洛誥傳曰奉上之謂享言爾不奉上凡民亦且效汝也爾乃惟逸惟頗戴鈞衡曰惟讀曰爲大遠王命吳澄曰大遠猶曰大逆遠者違去也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傳曰取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吳汝綸曰廣

雅狄奪歟也鄭讀逖爲狄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永樸樂酒誥云明大命上文云大降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孔廣森曰敬于和敬與和也

呂祖謙曰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拔則旣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方之誥丁甯反復論以時惟爾初若又不能敬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

蘇軾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于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嚚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薛季宣曰商人化于紂已深周公寬而敬之不嚮以威

而勸于教蓋久而後服之也聖人移風易俗甯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曰必世而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

周書十三

尚書詮略二十二

周書十四　　　　尚書誼略二十三

立政 序周公作立政　史記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王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俞樾曰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之曰陛下也下又書周公曰者蓋羣臣雖會戒之而其辭實出周公一人之手故下文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　王嗚盛曰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胡廣侍中箴云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據此則漢時侍中即周常伯常任之職　傳曰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　錢時曰常伯常任準人周禮不列其官疑是別名如保衡圻父之類　馬其昶曰漢百官表侍中皆加官無員此常伯三者當亦然也畢王近侍故言任準不及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吳汝綸曰茲讀如嗟茲之茲休茲猶云美哉

王念孫曰恤謐通謐愼也　呂祖謙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供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閒然職重有安危之倚職輕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

孫星衍曰畢以田云迪迪卽由字由適也語辭下迪知同

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孔曰大夫稱家室猶家也　江聲曰競强也多賢人故大競詩無競維人　馬其昶曰籲和也堯典俊德史記俊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籲俊卽和順與下暴德義相反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傳曰誠信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九德皋陶所謀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孫星衍曰宅度通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馬其昶曰以九德之行度事牧準之任史公所謂官別其宜也事者奔走事任如虎賁綴衣之屬是也牧者州牧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是也準者法則如太史內史之屬是也設官雖多要不出此三者

謀面用丕訓德

吳澄曰面向也　馬其昶曰訓德謂順乎九德之行

則乃

宅人 吳汝綸曰乃猶能也 兹乃三宅無義民 馬其昶曰以九德度事牧準三者謂之三宅義與儀通即疇民無儀謂無凡才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 馬其昶曰湯數桀罪率遏衆力孔疏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弗同拂言不任俊德惟逆行之臣是任也左傳疏往是相從之義 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余芑舒曰陟字句戴鈞衡曰陟即汝陟帝位之陟釐飭正也堯典允釐釐降史記並作飭楚辭注耿明也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吳汝綸曰三宅三俊如文王官人篇之言三徵九用七屬矣即就也即宅即俊者成乎其宅成乎其俊也 馬其昶曰擇賢以儲之於國進賢以施之於政此選舉職官之別也 永樸案克即宅言所擇皆當克即俊言所任皆賢曰於也 嚴惟丕式 馬其昶曰嚴尊也湯承用夏道尊爲大法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戴鈞衡曰見顯通 王樵曰見德所謂偁爲爾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孔曰釋詁云暋强也暋卽昏也故訓爲强惟
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王安石曰羞進也與習逸德對文王引之曰釋詁刑法也法暴德孫星衍曰釋詁狎習也習亦爲狎
時吳汝綸曰乃猶亦也康誥乃不可殺潛夫論乃作亦帝欽罰之莊述祖曰欽嚴也乃伻
我有夏傳曰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吳汝綸曰式者代之借字
說文式代皆弋聲戴鈞衡曰詩傳奄撫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永樸案此言文武克知禹湯擇
賢之心又灼見其用賢之心皆以敬天恤民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江聲曰變
事言任一也馬其昶曰事準牧三者乃分職之號蓋立政有此三職故曰作三事說文事職也置下諸官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孔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

馬一人趣馬下士虎賁下大夫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蔡曰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太府內府之屬大都不言伯小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上百司蓋內百司此百司蓋外百司　王夫之曰大都公卿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周禮有都宗人都司馬宗人司馬皆正官伯猶正也　馬其昶曰以上事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吳汝綸曰尹伯蓋卽魯語之師尹彼文師尹亦與太史對言　馬其昶曰韋昭國語注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眾常吉士猶云百司庶府總言以道藝輔王諸職以上準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劉逢祿曰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是也夷微盧烝家惜抱府君曰烝者君也　戴鈞衡曰徵盧蓋夷國之內屬者三亳坂尹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坂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王鳴盛曰成皋縣卽虎牢轘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

彪續漢志亳屬河南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意函谷即降谷降谷讀若洪聲轉而相亂成臯轘轅函谷與偃師皆附近　孔曰鄭以三亳坂尹共爲一事皇甫謐以爲三處之地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　蔣廷錫曰偃師今屬河南開封府蒙在歸德府商邱縣北穀熟在商邱縣東南　馬其昶曰以上

牧

文王惟克厥宅心王引之曰厥句中語助　漢石經厥宅作度**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孫星衍曰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官　馬其昶曰此言能擇賢乃能任賢俊者進之借字**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馬其昶曰言謂號令獄謂訟獄愼謂銓選春秋繁露言王者制官其率三臣而成一愼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愼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愼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愼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愼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愼以爲四選選一愼三臣皆天數也言獄愼皆政治之大端文王罔攸兼者不侵官也罔敢知者不自用也用人之知以爲知此文王之所以爲大也**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馬其昶曰司主也惟有司

之牧夫言當一主之於牧夫也獄乃民事故言牧不及事準　蔡曰惟訓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傳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黃道周曰獄亦庶政也而敢心則殆矣以文王之聖而罔敢知于茲故敢折獄人主之大戒也易用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鄭杲曰言獄慎有天子所當知者文王不敢知其庶者耳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蔡曰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　孫星衍曰從順也　馬其昶曰義德剛德容德柔德臯謨九德亦剛柔相濟也

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

戴鈞衡曰孺子王連讀

繼自今我其立政

孔曰自此以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成王使繼續從今以往常用賢也　趙佑曰我其立政當讀句絕與前之立政後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同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江聲曰釋詁若善也

丕乃俾亂

吳汝綸曰丕乃俾亂即後文之茲乃俾乂也茲猶斯也俾

從也相我受民傳曰能治我所受天民吳汝綸曰傳訓相爲治是也相我受民卽後之乂我受民也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傳訓和爲平閒爲代蔡曰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事此任人之要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蔡曰末終也惟思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徽作徽繼自今文子文孫吳汝綸曰禮記注文猶美也善也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蔡曰誤有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爲言王樵曰上言勿閒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己自古商人張裕釗曰周人謂虞夏爲古稱殷則曰在昔故曰古之人迪惟有夏曰相古先民有夏日古先哲王曰殷先哲王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王曰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王鳴盛曰

王以繹為陳釋詁文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馬曰儉利佞人也不訓于德傳曰儉人不順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吳汝綸曰是則也在猶於也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引此經曰勱勉力也呂祖謙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然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惟在吉士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范處義曰儉人常近于薄吉士常近于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爲國家之福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馬曰詰實也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孫星衍曰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注方當作橫充耘曰陟禹迹巡守也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孔曰

覲顯見吳汝綸曰揚續也呂祖謙曰公非教王用
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强也馬其昶曰慎獄詰戎牧
夫之
職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蔡曰臯陶
曰彰厥有
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金履祥曰凡
憸利便捷常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
生事爲功常人
常以生物爲意
周公若曰太史
傳曰太史掌六典有廢
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求樸桼史記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則此時爲
司寇者必康叔矣公舉蘇公之善治獄不告康叔而告
太史者以酒誥別太史友內史友推之王朝太史必常
侍王側故呼而告之以終其勿誤于庶獄惟正是乂之
之
意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
用中罰
傳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孔曰左傳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蘇
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江聲曰式法由用
也司寇蘇公式司寇蘇公法也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
則凡國之典籍皆藏焉蘇公蓋有成法藏于太史茲式
指謂蘇公法也馬其昶曰太史之職曰凡辯法者考

馬是則條列刑書以成一代之大法亦其事也故公告
太史言欲敬爾用獄以長我王國必于蘇公之法加愼
而用其適中者焉　程子曰周公作立政舉言常伯至
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甯反復惟此
一事而已是古人之意人主趾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也　
呂祖謙曰無逸立政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
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絕
筆也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
之　眞德秀曰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用獄苗民之絕世
在虐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也　家惜抱府君曰人
君內治衰亂國空而無賢固無暇以及遠略矣若夫內
政粗立推之不足及遠而急逸乘焉則君德不光而廣
覆之量隘矣故言文王立政必及于微盧三毫之閒而
繼世嗣統苟不思詰戎兵陟禹迹亦烏足稱文孫之善
繼述而究立政用賢之大業哉聖人之言本末鉅細終
始之義備非
以偏義裁也

周書十四

尚書詮略二十三